

大宋宣和遺書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元集

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

詩曰：

暫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遺編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親賢哲，

稔亂無非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慾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箇陰陽，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

是也。且說唐堯、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看他治位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敢盤逸遊畋，不敢荒淫音樂；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且道：『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好。』舜王那會敢做慢遊傲虐的事。禹王告着舜王，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專事慢遊，專務傲虐，恃着強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却分付與舜王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愷」共十六箇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職；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誅竄了這四箇兇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斷。明四目，達四聰，末梢頭賢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綱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壽命一百一十二歲，將天下傳與禹王。至湯王時，爲諸侯與葛爲鄰，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湯王伐之，東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湯王何故忘我，不來拯救？』黎民咸慕湯王之德，却有夏桀無道，寵妹喜之歡，將酒傾爲池水，將肉排爲樹林相似，日與兇徒沈酗於「酒池」、「肉林」間，苦虐生靈。百姓怨道：『夏桀與日相似，這日幾時喪亡？我甘受其苦，不過情愿與他偕亡。』至紂無道，寵妲己，剖賢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國日久，傳位至周幽王，寵褒姒之色，爲不得褒姒

言笑，千方百計取媚他，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却無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後來貶了太子，廢了申后，申后怒，會犬戎之兵來伐幽王，諸侯不來相救，遂喪其國。有詩爲證。

詩曰：特寵嬌多得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起章華之臺，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有詩爲證。

詩曰：茫茫春草沒章華，

因笑靈王苦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孔貴嬪之色，沈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虜。其國卽亡。有詩爲證。

詩曰：陳國機權未有涯，

如何後主恣驕奢？

不知卽入宮前井，

猶自聽吹玉樹花。

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殺父誅兄姦妹無所不至寵蕭妃之色蕭妃要看揚州景緻帝用麻胡爲帥起天下百萬民夫開一千丹八里汴河從汴入淮從淮直至揚州役死人夫無數死了相枕復造「龍鳳船」使宮人牽之兩岸簫韶樂奏聞百十里之遠更兼連歲災蝗餓死人遍地盜賊蜂起六十處煙塵一十八處擅改年號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師百萬占了中原煬帝全無顧念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隋國遂亡有詩爲證。

詩曰：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其國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滅了六十四處煙塵遂建都於長安以制太平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後來宣入宮中封爲妃子寵幸無比真箇是：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那明皇寵愛妃子，春從春遊，夜專夜寢，從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聽政，爭奈那妃子與安祿山私通，却抱養祿山做孩兒。明皇得知，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做了節度使。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舉兵反叛，真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祿山。行至馬嵬驛，六軍不肯進發，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恢復兩京，再立唐家社稷也。今日話說的，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無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父子將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直不是容易也。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道得好，道箇甚的？

詩曰：

自古禦戎無上策，

惟憑仁義是中原。

王師問罪固能道，

天子蒙塵爭忍言。

兩晉亂亡成茂草，

亡君屈辱落陳編。

公闕延廣何人也？

始信興邦亦一言。

此詩是康節左衽吟，豫先說着箇宣和靖康年間識語。麼當初只爲五代時分，天下荒荒離亂，朝屬梁而暮屬晉，干戈不息，更兼連歲災蝗，萬民遭塗炭之災，百姓受倒懸之苦，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願天早生聖人，撫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生下一箇孩兒。當誕生時分，紅光滿室，紫氣盈軒。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幼與小童戲於街檻，好布陣，行伍肅然，人見而異之。及年當弱冠，有大志，少遊關西，行到處除兇去惡，長治華夷，民安國泰。自陳橋兵變，柴皇讓位，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銷鎔軍器爲農器，毀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誇其主能文，因誦其詩。太祖道：『此詩村教書語耳。』因道：『我少時有詠日詩。』道是：

詩曰：

須臾捧出大金盤，

趕散殘星與明月。

徐鉉聽得這詩，大服太祖志量。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太祖傳位與太宗，太宗欲定京都，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表德圖南的精於數學，預知未來之事，宜至殿下，太宗與論治道，留之。

數日。一日，太宗問：『朕立國以來，將來運祚如何？』陳搏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義結人心，不患不久長；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太宗再三詰問，搏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後高宗中興，定都杭州，蓋將前定之數，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後，傳位於真宗，仁宗，英宗，幾箇賢君，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二年，朝廷任用南人為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聲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炁自北而南；將亂，地炁自南而北。今南方地炁至矣，禽鳥得炁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鵠退飛，雉鳴來巢。』皆炁使之然也。』英宗升遐，神宗卽位，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綱小紀，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薦那王安石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時分，有唐介——做著諫官——上疏論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為相，必多更變，重擾天下。』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有彈文，其略云：

『臣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仰觀公朝，除王安石為相者，臣切謂安石

每遷小官，遜避不已；及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志；陛下卽位，則有金鑾侍從之樂；好名嗜進，見利忘義。凡在經筵，力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處師氏之尊，不識君臣上下之分。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發疽而死。奏對強辯，陵轍同列。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制置三司條例，兼領兵財；又舉三人勾當，八人巡行。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區區愚忠，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若用之爲相，必變更祖宗法度，以亂天下。欲望聖慈，允臣所奏，將王安石新命寢罷。宗社幸甚！伏取進止。」

奏上，神宗不報。安石居相位，專務變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孫覺等往河北諸路，俵散青苗錢。第一等戶十五貫，第二等戶十貫，第三等戶五貫，第四等戶一貫五伯，第五等戶一貫。青苗在田時分俵散，到收成時分催納，十分供一分爲息。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表云：

「臣范鎮謹奏言：青苗錢者，唐衰亂世之所爲。青苗在田，已估其直；收斂未畢，已促其償；是盜陌之法也。臣以爲此法若行，天下騷然，民不聊生，非國家之利也。臣請罷之。」

表上，神宗不聽。又宰相韓琦奏言：『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願陛下察之，即與蠲罷！』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貶韓琦於外。熙寧七年，大旱，帝謂羣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愁，無可奈何！』韓維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錢於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撻人民取足，至有伐葉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後是日雨，遂貶安石於金陵。安石弟安國，每憎他兄所爲，誤國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頗溺聲色。時安石爲相，以書戒安國道：『宜放鄭聲。』安國回書與安石道：『亦願兄遠佞人也。』安國又嘗力諫安石言：『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爲家禍，宜速罷之。』安石不聽。安國泣於影堂前道：『是吾家滅門矣。』安石的孩兒王雱，爲人性險惡，喜殺，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歲。安石哀悼不能爲懷，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向安石道：『父親做歹事，誤我受此重罪。』安石大驚，遂以所居園屋，捨做僧寺，賜額爲報寧院。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

詩曰：

誤國欺君罪不輕，

陰司報應自分明。

姦邪凡事懷私險

却告金仙洗惡名

話說宋朝失政，國喪家亡，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姦佞變詐，欺君虐民，以致壞了宋朝天下。神宗崩，哲宗卽位，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名做光。元祐年間，天下太平，未幾一年，司馬光不祿，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這太平的氣象，又變做了亂世。哲宗崩，徽宗卽位，說這箇官家才俊過人，口廣詩韻，目數羣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流之法。朝權暮樂，依稀似劍閣孟蜀王，論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宜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艮岳，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繪棟雕梁，高樓邃閣，不可勝計。役民夫百千萬，自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舍，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殮者。宋江三十六人，閩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與臣蔡京、童貫、楊戩、高俅、朱勗、王黼、梁師成、李彥等，取樂追歡，朝綱不理。卽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號：改建中靖國，改崇寧，改大觀，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從卽位以來，改元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京爲翰

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表文云：

『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爲曠職，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爲禁從，外結后族，交締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與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爲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

表上，徽宗謂豐稷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朝，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則。但是目卽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藉勢妄作；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蔡京於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亦上表奏言：『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其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知其惡。民謠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童謠云：「大

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百姓受苦，出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爲人反復變詐，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時章惇罷相，差知越州，專事刑名慘刻，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千餘家。民間或訴事，稍有暗昧言語，加以刀棊釘手足，剝皮膚，斬頸割舌之刑。有道號了翁，姓陳名瓘的，論奏惇罪，將章惇貶雷州居住。三月，命內侍童貫往杭州監造作局製御用器，自是楊戩始用事。五月，奪司馬光等官。

崇寧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駭。又賜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創法立制，未盡施行；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歷觀在朝，無可與爲治者；今朕相卿，其將何以教我？』蔡京頓首謝：『願盡死以報陛下。』徽宗嘗出玉璫玉卮，將示輔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將用。』蔡京回奏：『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又何畏哉？』帝悅。

不爭奸佞居台輔，

合是中原血染衣。

蔡京自拜相後，有巨商大賈六七輩，赴闕投詞，言章相公開邊時，及曾相公罷邊時，共借訖三千七

百萬貫，至今未見朝廷文償。蔡京奏言：徽宗蹙額道：『我國家欠少商賈錢債，久不償還，怎不辱國！』蔡京回奏：『臣請償之。』帝喜曰：『卿果能償之否？』蔡京差官剗刷諸司庫務故弊的物，及粗細香藥、漆器、牙錦之類，高估價值，立字號出還客。客猶不受，願請少出藥貨試賣，方敢承領。那時乳香價利頗高，京令吏將乳香附客試賣，客果得價數倍。後客欣然承受，不半年，盡償訖。在後客貨賣却，消折了十無一二，無所伸訴其苦。

崇寧二年，除蔡京爲左丞相，修大內，復修創景靈宮，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詔毀唐鑿、蘇、黃等集；又削景靈宮元祐臣僚畫像。是秋九月，蔡京與其子蔡攸，并其客強後明、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爲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詔中書省籍記姓名。又將先朝大臣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好黨，御書刻石，立於端門，却詔封王安石做荆國公，又加封爲王。將安石配饗孔子廟庭，塑像坐於孔子之側。又詔書頒行天下，將元祐賢臣籍做好黨，立石刊刻姓名。時詔旨至長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聽得司馬溫公，海內皆稱其正直。

忠良，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勒石。」官司怒，要行鞭撻。安民泣道：「小匠刻則刻也，官司嚴切，不敢辭推；但告休鑄『安民』二字於石上，怕得罪於後世。」官吏聞之，慚媿。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場，拘權茶貨，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茶園買茶，赴官秤驗，納息批引，限日販賣；如有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私販法，客旅消乏。又立鹽法：詔陝西舊鹽鈔，易東南鹽鈔，每新鈔折錢三分，舊鈔折七分，聽換易。蔡京私運鹽鈔，遍行天下，拘刷船隻，揭起黃旗，所過關津，莫敢誰何。蓋爲見行鹽鈔之法，天下方纔通行，忽又改易，那舊鈔已成無用之物，此上富大商賈，消折財本，或有轉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縊死的。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可憐見商賈受苦，上奏鈔法誤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奪章繹官，貶做庶人。一日，蔡京欲媚說徽宗，遇着聖節將近，命府州縣道，遍立寺觀，天下凡有寺觀，並改名神霄萬壽宮，祝延聖壽。上留意西邊，以王厚爲大將，安撫臨洮諸州；命內侍童貫爲監軍，專切往來幹當；至是置司，專命二人主之。

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爲熙河等處經略安撫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下詔求言，是時有劉達爲中書侍郎，勸上碎蔡京所立元祐黨碑，將禁錮係籍人，並行寬放，以讓

天變。帝夜半遣黃門至朝堂，將元祐黨碑碎毀。明日，蔡京見之，乃厲聲道：『石可毀，名不可滅。』徽宗用劉逵之言，詔除黨人之禁，罷方田及諸國歲貢，又罷緣邊諸路科斂，及罷鑄當十六錢，並新立衝要市務。在後有詩人劉克莊吟詩一首云：

詩曰：

嶺外瘴魂多不返，

塚中骨枯亦加刑。

更無人敢扶公議，

直待天爲現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

暮年小范要調停。

書生幾點殘碑淚，

一弔諸賢地下靈！

大程謂程顥，小范指范純仁也。倘不因彗星之變，元祐黨碑怎生能碎麼？可見當時蔡京附會徽宗，恣行驕淫，天心仁愛，不得不示變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幾，蔡京罷相，除趙挺之爲右丞相。十一月，罷趙挺之，復相蔡京。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烝十餘里，人畜在烝中者，輒皆嚼嚙，傷人甚衆。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